

儒學與世務

柳存仁

儒學的研究在現代是存在的：講堂裏的哲學討論，思想史上的疏解分析，都該有儒學在內。但這些研究都是歷史上的儒學。在現代潮流裏雖然有好幾位學者會被稱為新儒家，這個名詞也許是從西文翻譯宋、明「理學」的理學家為 Neo-Confucianists 而來的，這個重譯過來名詞恐怕也只是為了方便而襲用，一般地說，他們多數也只是研究歷史上的儒學的人。如果他們的研究所得，居然是正面提倡儒學的，那麼在他們個別的著述裏，或是闡揚傳統的儒學，或者自成體系，建立自己的一家之言，然後把他們的見解，應用到現代社會生活裏面，他們所主張的，才有其現代意義。

歷史上的儒學時代很長，範圍很廣，變化和影響也很多。我個人所能體會的，大約不外是歷史上的儒學。我覺得歷史上的儒學可以保存的東西恐怕很少，而且有的也不是儒學所獨有，甚至也不是中國傳統思想所獨有。然而，儒

家所主張的那些積極性的東西仍值得重視，因為：（一）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二）儒家提倡過的那些積極的因素曾經深入地滲透到我們這個民族的血液裏，我們利用它可以事半功倍。

今天的世界已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科技的高峰。科學技術高明，但是沒有完整的社會結構和它配合。在物質方面因為科技的神速進步造成了富裕社會，但是在精神方面缺乏了新的精神力量的支柱（這在舊



的結構中諸如道德、宗教信仰、教育這許多方面都是)。人獲得了極度的個人自由，互相漠不相關，社會分離，文化低俗，這些現象在這幾十年來的富裕社會逐漸發生。

在這樣的現代基礎上，傳統的儒學還有沒有積極的用處？它在歷史上遺留的許多對進步有阻礙性的、消極的因素和渣滓必定得揚棄，像「以理殺人」，像「吃人」禮教，我們應該不會忘記。現在只說我那些「很少的」，然而很「值得保存的東西」。

儒學不是宗教，它對上帝、鬼神「存而不論」，但是它的教義中我想最要緊的，也可以說是最偉大的，是愛人。人的同情心擴大，正為破己破私，撇棄極度個人自由的小我、歸依大我、祛除小圈圈裏的苦悶的清涼劑。王陽明的瓦石草木俱與我為一體，無疑地也受到大乘佛教的影響，但是這種大乘的思想在儒家也把它涵容了做為它的信念的一部分了，這也說明以儒家為主流的傳統思想吸收外來因素的活力，在這個基礎上它決不會成為推動現代化的阻力。

從儒家愛人的觀點推論開去，儒家的宗旨重視的是人際關係。不論科技發展飛躍到甚麼程度，人與人之間(以至國與國之間)怎樣相處仍舊有直接的、面對面的重要性。儒家講禮精神的重點是要熟悉情況，要了解自己所處的位置和體諒別人所處的位置，說話行動都有分寸，這些原則卻正是今天這個「不為別人着想」、「不為別國着想」的混亂世界所需要的。人類在端正人際關係這一點上，可以從儒家的酌情入理得到很多啟示。

儒家既然重視人際關係，以此做為它的哲學的核心——仁，就不能不重視修養。一個人若能考慮他在家庭裏所佔的地位，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的分際，都可以做自省的原動力。人能自律自肅，才能用清明的心去衡量問題，才能判斷是非。從愛人發展到人際關係的體驗，要認真地了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要判別是非曲直，又不能不自律自檢，反躬自問，才不致失其本心。這種想法，當中有它的自然的邏輯關係。

諸種現代化的事物，從表面上看來，似乎和儒家格格不入，而且儒術迂緩，遠水救不了近火。但是未來的新世界，不能沒有新的、精神方面的原動力，不能不有新的倫理和道德，做人們生活的軌則。這些軌則，能否從在蛻變中的體制發現一些，做為有用的成分呢？這裏僅從傳統的儒家比較有正面、積極性的成分抽出幾個特點來為說，也許差可做關心世務的人們的參酌。

柳存仁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文名譽教授

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院士